

致外省人信札

〔法〕布莱斯·帕斯卡尔 著 晏可佳 姚蓓琴 译



涵芬书坊 007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致外省人信札

〔法〕布萊斯·帕斯卡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外省人信札 / (法) 帕斯卡尔著 ; 晏可佳, 姚蓓琴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1.9

(涵芬书坊)

ISBN 978 - 7 - 100 - 08595 - 3

I. ①致… II. ①帕… ②晏… ③姚… III. ①基督教 —
神学 — 研究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18956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致 外 省 人 信 札

〔法〕布莱斯·帕斯卡尔 著
晏可佳 姚蓓琴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祥 达 印 装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8595 - 3

2012年4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½

定价: 42.00元

中译本序

晏可佳

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 1623-1662 年) 的名字, 相信我们是绝不陌生的。

作为 17 世纪法国著名自然科学家, 帕斯卡尔从小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传说帕斯卡尔的父亲起初并不喜欢他学习数学, 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藏了起来, 有一天他却惊奇地发现, 小帕斯卡尔自己推出了三角之和为 180° 的定理, 惊讶的父亲只得亲手将《几何原本》交在了帕斯卡尔的手中。帕斯卡尔的数学天才很早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6 岁参加巴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小组 (巴黎科学院的前身), 后著成《圆锥曲线之几何》, 提出著名的“帕斯卡尔定理”, 受到了笛卡尔的高度赞赏。在代数研究中, 他发现了二项式展开式的系数规律, 即著名的“帕斯卡尔三角形”。在他 18 岁时 (1641 年), 他还动手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 能够进行六位数的加减法。此后, 帕斯卡尔集中精力投身于真空和流体静力学的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他根据托里拆利的理论, 于 1647-1648 年间进行试验, 发现随着高度降低, 大气压强增大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帕斯卡尔著成《液体平衡论》(1654 年), 提出著名的“帕斯卡尔定律”: “加在密闭流体任一部分的压强, 必然按照其原来的大小由流体向各个方向传递。”同年

出版《大气重力论》，确立了大气压力的基本规律。

命运似乎更喜欢捉弄天才，让帕斯卡尔聪慧过人的大脑寄寓在了一个羸弱不堪的躯体里面。从18岁起，各种疾病就一直伴随着他，24岁时还发生过一次中风。脆弱的肉体不仅使这位世纪天才英年早逝，显然也成为他终身未婚的一个主要原因。人们常常谈论帕斯卡尔在巴黎的“世俗生活”，揣测他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或者至少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单相思。1843年，有人发现了一份据说是帕斯卡尔的手稿《论爱的激情》，却令人大失所望，它并没有表现出帕斯卡尔在爱情上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见解，充其量只是一个普通青年的爱情感言而已。事实上，帕斯卡尔除了他所倾心的数学和物理学之外，他把自己全部献给了宗教。

帕斯卡尔出身于一个法国天主教家庭，他和全家族属于与正统天主教发生冲突的詹森派。但是，他一生都相信自己的天主教信仰是热诚而且纯正的。这与他独特的心路历程有关。1646年，帕斯卡尔23岁时，其父骨折养病期间，他随家人一起接触到詹森派的观点，此后经常陪同其妹妹雅克琳到波尔—罗雅尔听詹森派的神父们讲道。1655年11月23日帕斯卡尔乘坐马车出行，不慎翻入塞纳河，两匹马溺毙，他却奇迹般生还。入夜，帕斯卡尔反复阅读《新约全书》中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被捕前的一段祷告，心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体验，谓激情之夜，撰一祈祷文藏于贴身衣衫，八年后方为仆人所发现，有“正直的天父，这世界从不知道您，但我已知道您。愿我再不离开您”等句^①。1655年1月，入波尔—罗雅尔修院隐居。

当时的波尔—罗雅尔修院为法国詹森派的中心。詹森（Cornelius

^①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03页。

Otto Jansen, 1585-1638 年) 是荷兰神学家, 在鲁汶大学攻读神学期间, 苦读奥古斯丁思想, 著成《奥古斯丁论》。詹森死后, 他的同道和友人就以这本书作为神学基础, 在荷兰和法国等地的天主教内部形成了一个派别。詹森派反映了一部分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利益, 影响极大并延续至今。1633 年, 詹森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圣西朗修院院长德·奥拉纳 (Jean Duvergier de Hauranne, 1581-1643 年) 担任波尔—罗雅尔修院院长。1638 年 3 月圣西朗院长被捕后, 另外一名重要的詹森派领袖阿诺尔 (Antoine Arnauld, 1612-1694 年) 接过波尔—罗雅尔的领导权继续谋求对天主教教会的改革。由于詹森派对当时社会势力很大的耶稣会加以批评, 1653 年 5 月被教皇英诺森十世宣布为异端, 法国主教表示赞同。阿诺尔因一位友人被拒绝赦罪礼, 撰写两封书信, 递交给巴黎神学院, 为詹森派辩护。对于教皇英诺森十世谴责詹森五大命题为异端, 他表示赞同, 但是否认这五大命题见于詹森的著作, 不料于 1656 年 1 月遭巴黎神学院的谴责, 并被撤销了教职。阿诺尔返回波尔—罗雅尔修院, 秘密组织一些詹森派信徒商讨对策, 其中就有帕斯卡尔。

起先阿诺尔写了一本小册子, 但是大家都觉得很闷气, 阿诺尔便对身边的帕斯卡尔道: “小伙子, 您得干些什么。”于是, 帕斯卡尔连夜写了一封《信札: 致外省一友人》, 第二天公开朗读, 大获好评, 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 他陆续发表了 18 封信札。在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札之间还有一封“外省人”的回信, 暗示信札受到法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欢, 相互传阅; 第十九封信札不知何故没有写完, 系一片段, 以现有的内容看, 好像作者打算正面阐述詹森派内部的团结以及对耶稣会和罗马教会的不满。

以上就是《致外省人信札》的内容, 今全部收入本书。

全部信札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版块。第一个版块由第一至四封信札组成，主要介绍了阿诺尔和耶稣会之间围绕上帝的恩宠和自由意志的神学争论。帕斯卡尔设计了一个对于双方争论甚感兴趣却一无所知的人，热情而天真地在他的詹森派和耶稣会士朋友之间穿梭往返，试图从他们各自的语言中了解他们的神学争论。以奥古斯丁的神学为根据集中攻击了以耶稣会神学家莫林那为代表的耶稣会的恩宠论，也批评了当时神学上颇有造诣的多明我派的骑墙态度。第五至十封信札，帕斯卡尔笔锋一转，向那位外省人“描述一下那些好心的耶稣会士的道德观”。主要对埃斯科巴等一批耶稣会士的决疑论者做了激烈的批评和尖刻的嘲讽，指出耶稣会道德观所依据的一些基本原则（maxims）要对当时道德废弛、世风日下、信仰淡薄的社会状况负责任。正是这些基本原则使得买卖圣职者、腐败的法官、高利贷者、破产者、盗贼、妓女和与魔鬼联手的术士不仅能够在今世大行其道，丝毫不受良心上的谴责，而且死后安享天堂之福。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封信札中，帕斯卡尔从詹森派严谨的道德立场对于耶稣会的海外传教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何兆武先生在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所附年表中提到，帕斯卡尔可能读到过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年）于 1658 年出版的《中国史》，这在《思想录》第 593 和 594 条有所反映。但是从这两条文字甚至整篇《思想录》中并不能看出帕斯卡尔对于中国文化有多少了解。不过在《致外省人信札》的第五封信札中，帕斯卡尔批评耶稣会士为了吸引更多异教徒加入到耶稣会来，甚至不惜纵容异教的偶像崇拜。“如果他们正好处在一个普遍认为上帝被钉十字架是一条愚蠢的教义的世界，他们对于十字架的冒犯会暂表隐忍，而只是宣扬那位荣耀的而不是受苦的耶稣基督。他们在印度和中国所实行的就是这一谋略，

在那些国家，他们允许基督徒崇拜偶像，并教会当地基督徒如下的计谋：他们让那些皈依基督者在他们的衣服下面藏上一张耶稣基督的画像。”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帕斯卡尔对于当时天主教的“中国礼仪之争”相当了解，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一样反对耶稣会的传教策略，认为这种策略是“一切不道德的根源和基础”（参见第五封信札），因为它们和耶稣会其他的基本原则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把更多的人笼络到自己一边，而不惜降低天主教的道德和信仰的标准。显然，帕斯卡尔的此番议论也是欧洲人文主义者对当时天主教的礼仪之争发出的一种声音。

第十一至十八封信札构成了《致外省人信札》的第三个版块。前五封信札的信头是“致尊敬的列位耶稣会士神父”，以回答耶稣会士对于信札作者的答复为形式，继续揭露耶稣会士道德观的虚伪和渎神。后三封是写给两年前升任法王告解神父的安纳特，信头变成了“致尊敬的耶稣会士安纳特神父”，其中第十六封信札以奥古斯丁的学说为基础，为波尔—罗雅尔的圣体论辩护，反驳耶稣会士把后者的观点等同于加尔文的神学。第十七和第十八封信札，与第一至四封信札相呼应，正面阐述了詹森派关于恩宠和自由意志的观点，否认在詹森的著作中存在被教皇谴责的五大命题为异端。

帕斯卡尔提出，必须把信仰问题和事实问题区别开来。教皇通谕既已宣布五大命题是异端，是否承认它们是异端，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帕斯卡尔强调詹森派必须和罗马教皇保持一致，谴责这些异端思想；但是，在詹森的作品是否存在耶稣会所说“一字不差”的五大命题的表述，却是一个事实问题，只要找到詹森的著作阅读一遍就可以得到解决的。正是在这一事实问题上，耶稣会欺骗了教皇。事实上，在詹森的作品中并不能找到这些表述，詹森不是异端，因此，那些否认在

詹森的作品中存在五大命题的异端思想的詹森派就更不是异端。耶稣会以谴责詹森派异端的通谕，断言凡是不承认詹森为异端者本身也是异端，是把事实问题混淆为信仰问题，如果没有詹森著作本身为事实根据，无疑就是诽谤。

《致外省人信札》出版之后，未能完全改变詹森派的命运。1656年3月，波尔—罗雅尔修院被政府查封。10月，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断定在詹森的著作《奥古斯丁论》中确有五大命题，乃为异端。1657年9月，《致外省人信札》被罗马教会列入《禁书目录》。

但是，整个巴黎似乎早已被帕斯卡尔信札的文采和才气所征服，信札刚一问世，便大为风行，争相传阅。1657年全部信札的法文本即伪托路易·蒙达尔之名发表，不到两年就有英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问世。以后一直不断再版，流传至今。事实上，《致外省人信札》虽然是一部论战性作品，却是帕斯卡尔相对完整的一部著作，其逻辑严密、思路清晰、文采飞扬、行文直白，文章布局寓诙谐、变化于庄重、严谨之中，为世所公认。有学者评价帕斯卡尔是法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确立了现代法国典雅语体散文是不为过的。

帕斯卡尔的文名以《致外省人信札》和《思想录》为巅峰。20世纪80年代末，有何兆武先生翻译的《思想录》问世；90年代初陈宣良、何怀宏等翻译出版了《帕斯卡尔文选》。今《致外省人信札》又与读者见面。如此，帕斯卡尔在哲学和神学方面的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译本，有助于读者全面地领略三百余年前这位法国天才的文采和思想。

本书译文错误之处一定不少，甚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教。

2002年6月

2012年重版补记

晏可佳

2002年《致外省人信札》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12年由商务印书馆重版。译者对照原文，逐字逐句重新审读了译文，修改了若干处误译；原文的一些疑难处，得到了魏明德神父（Benoit Vermander）和吴雅凌博士的慷慨帮助，在此深表感谢。译事本属不易，亦无止境；如有任何错谬，应由译者承担责任。

2011年9月

目 录

中译本序（晏可佳） / 001

2012 年重版补记（晏可佳） / 007

致外省人信札

信札之一 / 003

信札之二 / 015

“外省人”给他朋友前两封信的答复 / 027

信札之三 / 029

信札之四 / 038

信札之五 / 053

信札之六 / 071

信札之七 / 087

信札之八 / 105

信札之九 / 122

信札之十 / 139

信札之十一	/ 157
信札之十二	/ 174
信札之十三	/ 192
信札之十四	/ 209
信札之十五	/ 227
信札之十六	/ 245
信札之十七	/ 270
信札之十八	/ 293
信札之十九 (片段)	/ 317

致外省人信札

信札之一

巴黎，1656年1月23日

先生：

我们彻底搞错了。直到昨天我才不再受到蒙骗。在此之前，我总是觉得索邦^①的各种争论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宗教的利益将有深远影响。其实，像巴黎全体神职人员大会那样经常召集的会议，声势浩大，又伴随着诸多不同寻常、难以预料的事件，只会导致人们产生很高的期望，无助于得出会议主题也是最不同寻常的结论。然而，当您从下面的叙述中获知此种辉煌场面的结局之后，您也会大吃一惊的。我现在对于会议主题已经了如指掌，也能够要言不烦，说上两句了。

一共审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事实问题，另一个是正义问题。

事实问题是指：阿诺尔^②先生在他的第二封书信中声称，他曾仔细阅读过詹森的著作，并没有发现前任教皇所谴责的命题；

① 索邦（Sorbonne），指建于13世纪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有时也泛指巴黎全体神职人员。本书多指前者。

② 即安东尼·阿诺尔（Antoine Arnauld，1612-1694年），詹森派健将，1638年接替另外一位詹森派圣西朗任波尔-罗雅尔修院院长职务。

但是，虽然如此，不论这些命题出现在哪里，他都会予以谴责的。因此，如果詹森的著作里确有这些命题，他也会予以谴责的。我们要弄明白的是，他这样做算不算傲慢无礼。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主教们已经宣布在詹森的著作中确有这些命题后，他竟然还敢怀疑在詹森的著作中没有这些命题，他这样做算不算傲慢无礼。

此事闹到索邦，71 位神学家同意他的答辩，认为面对众多出版物所提出的问题，要他说出是否他认为那本著作中存在这些命题，他唯一的答复是：在那本书中他找不到那些命题，但是，如果书中果真有这些命题，他就会予以谴责。

其中有些人更进一步，他们申辩道，在对全书做了研究之后不仅根本找不到这些命题，相反，他们倒是发现了与这些命题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强烈请求，如有哪位神学家找到了这些命题，敬请当面指出；还说这样做岂不是很容易吗，因此没理由拒绝，况且诉诸这一最可靠的手段，足以让包括阿诺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但是这个议题照例是不了了之。这一方人的情况大抵如此。

另外一方由 80 位在俗的神学家以及大约 40 位托钵僧组成。他们指责阿诺尔的提议，而不愿意考察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事实上，他们已经声明，他们与这一提议的真实性无关，只是认为这个提议是鲁莽的。

除此之外，还有 15 人不喜欢这一申斥，可以称之为中间派。

关于事实问题的结果就是这样，我得说，其实我也不在乎这个问题。它根本不能影响我对于阿诺尔傲慢无礼与否做出良知上

的判断。我要是真的受好奇心驱使，想弄明白詹森著作中是否有那些命题，那么，他的著作既不难找，也非长篇大论，不会妨碍我从头至尾通读一遍，这将足以满足我的好奇心了，在这个问题上哪里需要去向索邦咨询呢？

然而，要不是担心自己也变得傲慢无礼，我真的认为我应当接受我大多数朋友的观点。他们虽然至今仍然相信会议公报，认为在詹森的著作中确有那些命题，但是，由于它不可思议地拒绝指出这些命题的出处，他们开始怀疑相反的事实——由于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能够说他在著作中发现了那些命题，这种拒绝在我看来更是异乎寻常的。因此我担心这样的申斥有害而无益，在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心中留下的印象与会议结论正好相反。事实是这个世界最近变得怀疑一切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个问题无足轻重，由于它与宗教无涉。

而正义的问题却关乎信仰，似乎更加重要，因此也是我要不遗余力加以考察的。然而，您将欣慰地发现，它也和前者一样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阿诺尔在同一封信中所提出的一个主张，大致是“没有上帝的恩宠我们将一事无成，而在圣彼得跌倒的时候，这样的恩宠并不存在”。您和我都假设，这里的争论将集中在关于恩宠的一些伟大原则，诸如恩宠是否施与了每一个人？是否其本身就是有效的？但是我们都大错特错了。您要知道我已经在很短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神学家；现在我就来证明它！

为了弄明白这一争论，我求助于我的一位邻居 M. N. ——纳瓦尔（Navarre）神学家。您知道，他是一个最狂热的反詹森派，